

T2259.5/9444(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彬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奉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



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
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
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請范公以
為當默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
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
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
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
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
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
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
諸公訪以政事 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
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置先者十數

事於是有所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
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 上分別邪正勸力行
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
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
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
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
誥必試 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
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
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
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
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
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
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

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問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厭主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

未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肅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

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於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

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父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

日奏事手按讀二疏未及有言 上曰朕有意久矣頃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 上乃稱 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便行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 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 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秦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白復對 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 英宗力辭 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眾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 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上以為然遂下詔及 宮車晏駕 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 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 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 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眾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 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 上知不可奪除觀文

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真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黜易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選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其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僅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遺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

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
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
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
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
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
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
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
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
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弈故光祿寺丞棊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
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頊故宣義郎原
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
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申
公與聖俞得其文以為異人是歲輟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輟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
師公家以公碑諱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輟之不敏以父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

有臣文忠

自嶮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焯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梃之

三起三廢

誰實使之

憤而復全

惟

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亦何知

言恐不深

穎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于州未幾以薨聞天子盡然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諫行謚曰武襄既葬于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刻其墓隧之碑臣謹案狄始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城因以為氏其後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寶西河人贈太傅曰應之於公為曾王父是生真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書令其配曰充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青字漢臣生而風骨竒偉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自散直為延州指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匱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賦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

首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鎗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
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杏林原遂略宥州之境屠哱咩歲
香毛奴尚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虜器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生
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
使不能闕邊以功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儀渭兵馬部英宗廟諱
經略招討副使 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由是
天下知公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羗夷既而曩霄復稱臣西陲
少事矣乃以公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部英
宗廟諱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惠州團練使眉州
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
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 天子碩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為
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酋濃知高潛竊服號
以盛夏舉兵陷于邕州濟舟而東又陷泂江九郡進圍廣州力屈
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南人心為之蕭然公
於是抗章請行又因侍 上問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

今遠夷跳梁不足為 陛下憂願將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
之闕下 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置廣
南盜賊事加檢校司徒 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厚甚先
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鬪志明年正月自桂
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同英廟諱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關公
即按同英廟諱以不應令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
之衆莫不惴恐既而頓甲軍中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
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絕崑崙出歸仁
鋪先自為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
死山下賊氣乘銳確吾軍公親執旗鼓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
意時會暮賊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偽
英宗廟諱黃師必儂建忠等五十七人沒于陣知高夜縱火城中
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戲下招
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皆慰遣以歸又歛羣屍築京
觀于城之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于楯什其傍或言

知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為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
知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遂曲赦五嶺又布德音至于
江湖之南公還為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
賜第城南一區子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 君命 上固以
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幸
不可撓以法上累訪以邊機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
之晚以盛蒲為戒思避時柄遽終于陳州享年五十公為人慷慨
尚節義有大慮謹密宴外剛重靜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機
會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
後先者故常以少擊衆而所鄉無不靡與士卒同寒飢勞苦而又分
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連之戰方被創甚聞寇且至即挺身以前衆
莫不爭為用間嘗獨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中見者為之辟易公
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于西邊公時
為裨將殊為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漢以
來成敗之迹槩而能通公為涇原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
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
過其後洙以貶死為周旋其家事唯恐不及其徙真定道過故鄉
謁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燕故老於縣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
中令之喪雖在舍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大夫
人睽下日舉觴于堂間又 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
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
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
其軍此非誠所感邪公薨之初詔衛公匱歸殯京師其葬也寵以
鼓吹旌輅送于都城之西又勅所過郡治道上共具發材官輕車
至于西河卜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拾遺恩加贈兼
尚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
考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靡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
夏南平嶠外未嘗不擇形勝整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兇陷敵名

動殊俗為國虎臣善夫臣洙以謂有古名將之略豈誣也哉公娶
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三旺奉職蚤卒次曰諮西上閣門
副使次曰詠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次曰讓內殿崇班次曰說東頭
供奉官次曰諫內殿崇班說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
禁曰擣尚幼銘曰

汾晉之氣	蒙于崆峒	有如其人	武襄之雄	始來京師
感繁從軍	以節自發	孰莫不聞	元吳雄姦	歸節塞下
西邊用兵	露甲在野	公出大里	至于杏林	奇謀縱橫
以龍言戒心	上顧將帥	威名無如	來汝陪予	秉國之樞
盜匪起南荒	乘邊弛防	陷豈圍廣	妖霧以猖	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	賊失崑崙	膏血原炒	還服在廷	越茲累年
夙夜乃事	匪圖弗宣	將相出藩	年甫五十	公不復還
天子為泣	生莫與榮	沒莫與哀	彝常之載	其績有來
有勤其初	有大其後	書德於詩	以質不朽	

种院使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公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
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
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
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
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
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
銀夏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
逼戎落曾不畏憚與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是議不可
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自是不可并矣君曰過
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膏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
其力過石數重泉果需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
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保障患無泉者采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
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

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
意多所周給嘗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
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塞虜常濟河為患君使
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
貸之本速之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
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
常戒以管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
撫陝西言君治狀 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 朕復何憂二
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
邊患乃召藩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
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恐復為

變時青澗既寧人可循守乃請于 朝頭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
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
屬羌羌愛其類易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
其請君既至環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
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
西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
者倔強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
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天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凶嘗詐與高使
君繼蒿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
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
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
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
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
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誅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
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栗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

帶自是屬羗無復敢二君戒諸族各致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
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
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藩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
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
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更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
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
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
聞羗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
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
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
臧康奴三種居屬羗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恨
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
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守細腰使
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歛之兵遂不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
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
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
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
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
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
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 真宗復
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
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
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
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祀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
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
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
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 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
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
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擁醕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業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
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郵交辟改簽著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
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兄弟有欲折其產者君准
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適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
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又終吏民暨屬巷酋長朝夕臨樞前者數日
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占文
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詒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諱三班奉職皆有力人也訥記詠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殖教孤
矢撫養士伍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造謀

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其謀得
行會君已歿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種公	出于賢門	吾志必立	吾力是陳	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	還自瘴海	試干塞垣	權以從事	意其出人
悍虜之患	又邊之民	夙夜廼職	星霜歛身	主則有涯
死宜不泯	邊俗祀之	子子孫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于管城之第計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錄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恭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曾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致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韓楚三國太夫人國朝呂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與有七人文穆公實相太宗真宗而文靖公相仁宗公又為治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為學士扈從出藩鎮者更進於時於乎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亦世以言呂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之美其先烈焜耀於其後者蓋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至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

府寺尚書祠部通判鄭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為
三司監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為
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
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既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
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
版築之役義勇之惰弛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
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為民患乃修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
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謂急且求假楫梢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
矣尚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湏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
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
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為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
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
自文靖公號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為美談俄
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群牧使契丹祭奠使復以樞
密直學士為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眉州遷右諫議大夫徙鄜延

路知延州羌酋異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即
檄宥州取之斬于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為群牧使判尚書
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
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為政者務威猛為擊搏以
操切之民有輕犯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
籍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寬簡人心
大安歲屢蠲穀賤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為高其估穀價適平乃止
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為生祠公拒
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
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填委若不可究者公為之以閑
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時訴訟不即決事多留公何以
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矣殆言者妄爾帝素知
公才由是又知公為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始親政言事
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大臣為股肱股肱耳目
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

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遺矣又請陳 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之命邇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 今上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班入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畧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嶺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京東武衛如陝西士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為五而以其一最優者課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為令者率如此有欲合鄙延環慶為一路者公言東自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凡二千二千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為援乎議者又欲下邊臣公曰朝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諉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為御史中丞公以為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 上以至公之意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為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乘其不意出兵必有功

遂取囉兀城之又築三寨開荒堆道綏銀屬之麟州既又檄太原謂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遇伏將何以繼之永和關回遠雖違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關而神堂援兵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為有先識其獻計者又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闊不相維制守之固未易也柰何增堡鄣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囉兀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為多公言諸道兵會囉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為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慮而起蒼猝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事于洮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至董氈皇用舊事貽公以書且稱勅公遣謂曰若藩臣安得妄稱邪董氈皇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河降附者

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為無功固辭不聽
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高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
太一宮使使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
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于懷忠
里先公之塋公資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讀書
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為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耻
言人過及遇事則必爭無所回屈處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
而治邊尤不意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往
為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 真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并風以遺
仁皇 仁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 英皇故其感慨瘁盡謨
猷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旱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
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
可不察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諷切甚多常懇懇出於忠厚然
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畧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
之策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為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

王氏清源郡夫人 昔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彦尚
書庫部員外郎 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
升公以亡希明 幼獨希彦好學有吏能為公所器愛女四人長
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純次繼室
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結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
並太常寺太祝請問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舉中未
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彥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姜姓自古	得祚於昌	太公封齊	遂荒東土	維申及甫
為周卿士	崧高之詩	既好且肆	宋興百載	愈顯益大
維公之門	國相者再	伯祖皇考	三朝倚賴	民富于內
兵偃于外	維文靖公	實相	仁宗	緝熙彌縫
致平底隆	有德有功	有初有終	廟享之從	見于歌工
慶流源源	澤被後昆	維公之生	氣直而溫	規為設施
無所不宜	匪急而集	匪嚴而威	外臺將輸	阜康是圖
國裕於用	家豐有儲	方面翰屏	慎重鎮靜	有懷者愿

必信維令

廟論和壹

樞機精密

出入始卒

周旋如一

公計上報

維

皇震悼

大用未究

胡不耆耄

神崧之原兮博大且長松栢森成兮林林蒼蒼附于先公兮永固以藏福流無窮兮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蜀公范

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沒之十九年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為銘文求文於鎮以為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為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其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已大畧於士大夫之傳以為公天資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畧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奮厲有所立故常待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應敵者未有遺策而大將劉平右元孫敗于外城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故君子以為公之所欲為者甚壯而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

故止于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正公承其後得公之事為詳及公之沒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為能全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之中猶能有立如此此鎮所聞於人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恕事後唐為校書郎從孟氏辟于并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于家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從龜事蜀為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蔭為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衣為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為賢之書公姓名屏風過人輒以識否為問至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為倅未行會寇萊公出守洛陽奏公為留守通判詔從萊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與而爭欲得

公為僚朝廷以此知公可用尋召判三司開封司改尚書屯田員外郎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皆被其害朝廷發兵萬人塞之不給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荷校督役嚴甚山東騷然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為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為民愁無聊今急之愈怨作愈不力不如一寬之與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估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歛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于邊至今以為便是時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為憂徙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池鹽募民入粟于邊而農得以休就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逾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羗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酋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為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

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官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獻太后有意修復兩府廉封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先帝朝以此空府庫今一夕為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民將不堪臣以為存不如亡群公皆助之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歲諸道旱蝗疾疫閔中尤甚公自減廩食以為民先富人皆爭出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既屢受任陝西出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元昊果反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為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為意一旦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

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
陷沒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禱于州南嘉嶺山
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
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
公無罪 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
行政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
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尚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
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厲公公命討且降之盡獲是歲許汝大蝗獨
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尚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位
享年六十有八 上為廢朝贈賻如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
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
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尚書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蓋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
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任皆早亡曰宗師宗賢並
為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

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唐謹次適屯田員外郎
繹孫八人宗本尚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尚書虞部
員外郎子儀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祿寺丞子
淵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
在樞府嘗繪尚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為
知人大將狄青初為散直肄麾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為名將平
居無事常欲為久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
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密疏以為急而用之緩而
棄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
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為邑佐構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
銘曰

嗟我范公	其先太原	從主于蜀	崎嶇艱難	遇時不祥
再世不顯	集為我公	碩大光明	初仕于洛	有駿歛聲
時之望人	惟寇與張	公之所從	為彼得喪	用公京東
東人以得	用公河朔	邊廩告餘	公在關中	帝不西顧

化塩爲糧 農不釋畝 公還京師 羗叛于西 公出西撫
羗拜其馬 召還三司 屢試有成 公在樞府 鹽鹽其年
自陝徙雍 復臨河陽 羗飽必叛 以詔 天子
公言卒效 寄以西郵 二帥殞顛 城賴公全 公斥不訴
民爲號寃 天子知之 旋踵用公 繼守三鎮 有光于終
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 以沒元身 克多歷年 嗚呼賢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周侍郎沈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并

周以國爲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
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爲深州司法叅軍契丹覆深州
舉室罹禍 朝廷哀之贈大禮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
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 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
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君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中上第
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
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
築室鄣民告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撤室
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
公爲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
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
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塩鐵判官召還改江

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頭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 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經畫彛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驕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與之確請選邑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除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暮年或再暮乃代去再暮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暮年為斷所生金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

安撫使 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爾敢不究宣 天子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橫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計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為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徙以來填闕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

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
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濫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
為魚鱉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壅河使東宜先
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
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
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
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
為是公又上言民惟水災皆結廬隄家糧乏可哀且欲輒發近倉
賑之顧大恩當自 上出臣不敢竊取為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
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法公請
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院兵部太常寺通進銀臺司
仁宗山陵齒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資不
欲專之因託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 英宗初
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為館伴詔取書入置樞前使者固請

見 上曰取書非故典也 上以方衰經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
閣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朝廷重郊好聽君前至
京師達命於 先帝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
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它語以問使者使者出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貽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頃之
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撫使士俗多棄親事浮
圖公案籍閱其不如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
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
年六十九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
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茲衛良摧疆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
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為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
諭解不能却乃旋轡而南曰當與汝歸耳眾喜奔呼爭先道稍開
公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
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其意欲如此為安眾亦不能易也所部官
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勸除不盡繩也有

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斂衛送成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慄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即世三男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己酉葬于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壽狀公之功行以授其命為之銘

某普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 德盛道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公正衣冠 嚴不可干 施之於政 乃仁乃寬 吏畏而俊 民思不諉 歎銘垂美 以告後昆

趙樞密瞻神道碑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官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

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祿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蓋屋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銘諸墓真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嚮欣震動頌詠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為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

裏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
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漑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政大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
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唐用臣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其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
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
則受顯逐 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
去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六月詔議

追尊濮安懿王典禮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
以定邪正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 皇太后手書尊
僕王為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公懷侍
御史敕誥納 帝前乞去職詔還其敕誥公又上疏以死爭之劾
議臣與中人交結惑 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拚其惡其
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 帝問濮園議公
曰 陛下為 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 帝曰卿
嘗見 朕言欲皇考濮皇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 陛下未嘗自
言也 帝曰此中書過議 朕自數歲 先帝養以為子豈敢稱
濮王為皇考邪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
日陰晦 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乎 朕
意已決亦無庸言公曰 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
非臣愚所及 帝重違大臣又喜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
議者言 帝以為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罷公使還待
乞與誨等同從不報閣明 對復懇請 帝曰卿欲就龍

通比于諫諍之名乎孰若學伊尹傳說留以輔朕之不逮公皇
恩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
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神宗即
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
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帝問曰卿為監司又當知青
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
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
為重欲公助已使其徒陰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
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
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為轉運副使改永興
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
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二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
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
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陝州未幾請還鄉里
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宮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

天子嗣位所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拜戶部侍郎元祐三年
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
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
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吳比注界河東
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
吳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
十萬用梢木二十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且
竊真愛之今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
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
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虜寇不止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
堯舜都蒲異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戎狄澶淵之
役蓋 廟社之靈 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虜帥授首豈獨河
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
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
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徇夷狄以大信為本朝廷既

爵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發渠陽軍紓荆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爲憂及薨 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仁愛人唯恐傷之色温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爲勇若賈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徹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爲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心素信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夫人子四人孝謀知瀛州錄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其蚤立亦詔太康主簿皆強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郎暨右承務郎壁壘堅未任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誠熾公所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惟公在 仁宗之世爲循吏事 英宗爲爭臣 神宗朝出處以義 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

炳於後世列於

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擬其

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博德有容

遺我後嗣

實自

祖宗在

仁宗時

公始試吏

民曰父母

來予攸暨

簡于

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臣

曰惟汝忠

爰暨

神考

公心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

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

四鄙戢兵

靡有內外

皆吾孩嬰

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憚一老

南山有麇

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

忠厚之碑





